

## 汪藻文集及其四六文存佚

施 懿 超

汪藻四六文“游乎苏、王之间”，可谓“集大成”者，一方面承继苏轼的散体四六行云流水的风格，语言明畅，气机灵动，自然流畅；另一方面又承继王安石四六“谨四六之体”的做法，制作得体，对仗工整，不出四六文写作之常格。这样，汪藻四六就兼具北宋四六两派的优点，成为南宋四六的典型代表。北宋四六两派不断发展，到南渡之际，可谓发展到极致，在汪藻手中，用骈体写作公文已到了游刃有余的地步，其制诰代言之文尤其出色。汪藻四六文已跻身于宋代四六文最高水平之列。

宋人及后人对汪藻的极高评价正是针对汪藻四六兼容并包而言的。陈寅恪先生对宋四六在文学史中的地位极其肯定，认为“就吾国数千年文学史言之，骈俪之文以六朝及赵宋一代为最佳。”将宋四六和六朝骈文并举，六朝以庾信《哀江南赋》为第一，“若就赵宋四六之文言之，当以汪彦章《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为第一。”指出汪藻所拟此诏“可认为宋四六体中之冠也”。<sup>①</sup>但历来研究者对南宋四六研究十分薄弱，南宋四六名家的个案研究几乎为零，鉴于此研究现状，本文拟首先关注汪藻文集版本源流及主要内容等情况，汪藻生平将另为文阐述。

汪藻除有文集行世外，尚有其他著作多种，主要有《世说新语叙录》二卷，“首为考异，继列人物、世谱、姓氏异同，末记所引书目”<sup>②</sup>，久佚；《青唐录》三卷，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曾多处引用，久佚；《裔夷谋夏录》三卷<sup>③</sup>，又名《金人请盟叛盟本末》、《金人背盟录》、《金盟本末》，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亦曾多处引用，宋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亦屡引该书，此书今存<sup>④</sup>；《元符

①陈寅恪：《论再生缘》，《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②（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宋史》卷四百四十五汪藻本传。

③此据孙觌《汪藻墓志铭》及《宋史艺文志》记载。（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上作：《金人背盟录》一卷；（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作：《裔夷谋夏录》七卷。

④台湾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裔夷谋夏录》一卷，清光绪十四年（1888）读五千卷书室钞本，非完帙。

庚辰至宣和乙巳诏旨》及《靖康要录》，今尚存<sup>①</sup>；其他尚有《古今俗雅字》四十四篇等。

汪藻文集情况略微复杂一些，以下详述之。

《浮溪集》六十卷在汪藻生前即已刊行。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下最早著录《汪彦章集》，但仅为十卷，尤袤《遂初堂书目》别集类亦著录《汪彦章》，未标卷数。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则著录为《浮溪集》六十卷，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又更加详细地著录为《浮溪先生文集》六十卷、《猥稿外集》一卷、《龙溪先生文集》六十卷。据孙觌所撰《汪公墓志铭》，‘公之文有《浮溪集》六十卷行于世，后集若干卷。’可见汪藻《浮溪集》在当时既已刊行于世。孙觌为作序的即是此《浮溪集》六十卷，“所为书文若干首传天下，号《浮溪集》，凡若干卷，公以书属故人孙某为之序。”<sup>②</sup>至于赵希弁所提及的《龙溪先生文集》六十卷等，无材料显示其刊行情况。《宋史·艺文志》和《文献通考》均沿用《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为《浮溪集》六十卷。到了明代，只有焦竑在其《国史经籍志》别集类著录汪藻《浮溪集》六十卷。清代编定《四库全书》时已见不到此书，四库馆臣遂从《永乐大典》中将汪藻文章辑录出来，成永乐大典本《浮溪集》三十六卷，现收入《四库全书》的即是此永乐大典本，并收入清乾隆间武英殿木活字印聚珍版丛书，后《四部丛刊》所收亦同，只是馆臣言永乐大典本《浮溪集》为三十六卷，而现存各本均只有三十二卷，或以为“盖馆臣尝依例删除青词朱表之类凡四卷”<sup>③</sup>，但四库馆臣在四库本《浮溪集》提要中仅言：

惟明堂大礼毕奏告三清玉皇大天帝圣祖天尊大帝元天大圣后表本二篇、明堂神异露香表本一篇、奏告嘉州峨嵋山普贤菩萨等处表本一篇、奏告潭州南岳司天昭圣真君等处表本一篇、祈祷道场罢散表一篇、功德疏表一篇，均非文章之正轨，谨稟承圣训，概从删削焉。

删除数篇而已，不知何故竟至变为三十二卷。《浮溪集》三十二卷，四六文占到一半以上，其中制诰表启共计 16 卷，卷三至卷六为表，108 篇；卷七至卷十为外制，177 篇；卷十一至十六为内制，207 篇；卷二十二至卷二十三为启，47 篇。其他奏疏、谥议、策问、序跋、记、碑、传、铭、赞、祭文、书札、神道碑、行状、志铭等共计 12 卷，诗、词 4 卷。

永乐大典本《浮溪集》三十二卷因是辑佚本，故辑佚工作尚可进一步进行。清陆心源《仪顾堂集》卷十八有《浮溪集跋》，主要针对文集的辑佚而言，以为馆臣所辑尚有大量遗漏，检出《播芳大全》佚文 156 篇，其中包括已为馆臣所删除的 5 篇，又《庚溪诗话》、《宋诗纪事》、《游宦纪闻》、《声画集》、《宾退录》、《京口三山志》、《咸淳临安志》等书中所存 10 篇，总计在 166 篇左右，

<sup>①</sup> 参见王德毅：《汪藻对纂修史书的贡献》，《宋史研究集》第十九辑，国立编译馆，1989 年。

<sup>②</sup> (宋)孙觌：《浮溪集序》，《鸿庆居士集》卷三十。

<sup>③</sup> 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卷十五《浮溪集》条，中华书局，1999 年。

作为佚文“皆宜补入”。后清人孙星华据陆心源《浮溪集跋》所列应补篇目，一一核对后，去其重复，增加未收，得 96 篇。其中表 19 篇，启 21 篇，其余为铭、赞等其他文体。《浮溪集拾遗》三卷近百篇，光绪二十一年（1895）刊入福建翻武英殿木活字印聚珍版丛书，光绪二十五年（1899）又收入广雅书局翻武英殿木活字印聚珍版丛书，后《丛书集成初编》文学类据以排印。今人栾贵明以现存《永乐大典》和永乐大典本《浮溪集》一一对照<sup>①</sup>，统计出现存《永乐大典》共引汪藻文 70 条，检出四库馆臣共“漏辑者十七条”，这 17 篇中，和制诰表启四六文有关的是启 2 篇：《贺状元及第启》、《贺朱胜非启》，制 2 篇：《进士陈大川程百之并迪功郎制》、《枢密院主事王露可兵房副承旨制》，其余为诗、祭文等。事实上，因为汪藻文集早已散佚，以上所言尚非完备，尤其是南宋时期几种四六类类书以及众多宋人笔记所载皆可补遗。

现存汪藻文集的另一种是《浮溪文粹》十五卷附录一卷，或名《浮溪遗集》，对该书编者、来源等历来书目及研究者皆语焉不详，以下据该书各本所附多人序言等材料作一考辨。

先看《浮溪文粹》选编者问题。马金作于明正德元年（1506）的《浮溪文粹后序》<sup>②</sup>就该书的编纂原委解释道：

洪武初，同郡赵子常跋罗鄂州小集，固已叹惜浮溪之文再更变故失传者多，况今去之百四十余年，岂易致哉？文粹疑子常所未见，不知诠释者名氏，批点亦甚精当，盖就其全集中诸体观之，可谓粹也已。弘治甲子春，予过南京，会吴宁庵翰学于玉亭，饭余道及浮溪遗墓在其乡，出是编写本见视曰，久欲板行之，未有托也。予诺之，携归郡中，政余躬自校勘逾月，间有疑误处，不欲辄改，俟得善本是正之。爰命舒城诸生陈九德缮写，适检书库有余梓，因刻焉，再阅月而工始竟。

再对比汪琼玑作于明正德四年（1509）的《浮溪遗集述事》<sup>③</sup>，看其编纂缘由：

至正初，子孙以公集全编语多不韪，且青唐诸录又多忤时，不复成书问世。百年以内，子孙播迁靡定，阅三世而公裔亦尽归婺，分处各方，家遗简编，丧乱散失。洪武初，广征献籍，而公集之存者十不得五。子常赵先生访公遗裔，搜求家乘，得文若干，择其有裨国是者，约为一十五卷，题曰文粹，而公之文与公之为人复声施于后世。成化间版久蒙蚀，族人欲镌而未逮。弘治癸亥秋，稚子入成均。次春，琼玑亦趣装棘院，晤宁庵吴先生于璧水，询及公文，玑以所携笥内文粹缮写一册以求重订，先生敬而受之。是秋

①栾贵明辑：《四库辑本别集拾遗》“《浮溪集》三十六卷”条，中华书局，1983 年。

②见于《浮溪文粹》十五卷附录一卷卷末，明正德元年（1506）马金庐江刊本，《中央图书馆善本序跋集录》集部，中央图书馆编，台北市：中央图书馆，1994 年。

③见于《浮溪遗集》十五卷附录一卷卷末，明刻抄配本，现藏南京图书馆古籍部。

放阐，玑以铩羽归，亦遂倦勤忘日矣。越四年，见公之文粹，时已盛行，捧诵马氏序文，言文粹疑子常所未见，不知文粹一书乃子常先生搜全集于断简之余，躬自校阅，存十一于千百耳。此玑考之家乘，征之藏弆而知之所以然也。惜乎玑未克登马先生堂，奉家乘以求正，卒使子常先生表章之意与残简同腐，是玑之咎也。于是自忘固陋，复取原集一十五卷，载加雠校，并汇前后序文于右，亟付剞劂，使知此书本末云。正德己巳菊月裔孙琼玑识。

将上述两个序跋对比可见，明洪武初（1368以后），赵汸（字子常）“访公遗裔，搜求家乘”，选编《文粹》十五卷，当时并未刊刻。成化年间（1465—1486）曾欲镌刻，未果。“弘治癸亥”之“次春”为弘治十七年（1504），汪琼玑将赵子常选编《文粹》手稿交给吴宁庵，而马金于“弘治甲子春”（十七年）即汪琼玑将手稿交给吴宁庵的当年，就从吴手中得到手稿，并于正德元年（1506）年刊刻行世。因汪琼玑与马金未曾碰面，故马金不详选编者为何人。

关于赵汸为选编者还有一旁证。赵汸《书罗鄂州小集目录后》<sup>①</sup>一文曾提及：

吾郡先达如金忠肃、程文简、汪龙溪、吴竹洲、方秋崖、吕左史诸公文集，失传者多矣。……十有一年八月几望汸再书。

马金在上述跋文中实际也已谈及赵汸，“洪武初，同郡赵子常跋罗鄂州小集，固已叹惜浮溪之文再更变故失传者多”<sup>②</sup>，赵汸对汪藻文集基本情况有如此了解，则于洪武初进行《浮溪文粹》的选编工作完全顺理成章，赵汸“搜全集于断简之余，躬自校阅，存十一于千百耳”，除详加校勘外，尚在一些篇目标题下加入一些简短评语。所以，《浮溪文粹》的选编者就是明初赵汸无疑。《四库全书》误以为该书由胡尧臣编纂，是将重新刊印者简单地定为选编者；又多种清代乃至现代书目以为该书选编者名氏不详，其实只是简单地以马金后序为结论，都失之偏颇。

就该书版本源流看，如上所述，该书版本有一个总的源头，即赵汸选编之手稿《文粹》十五卷，从手稿分出两个系统，一是马金正德元年刊本，为《浮溪文粹》；一是汪琼玑正德四年（1509）刊本，或题《浮溪遗集》。

马金正德元年刊本系统。就现存情况而言，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现有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多馆馆藏明马金正德元年庐江刊本，十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单边。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亦有马金正德元年刊本两种。明嘉靖九年（1530）汪栻刻本，有嘉靖九年黄训《刻浮溪文粹序》<sup>③</sup>曰“兹十五卷也，六十卷之粹者也，不知何人粹也”，可见沿马金本而来，不详编者，此

①（元）赵汸：《东山存稿》卷五。

②赵汸《书罗鄂州小集目录后》曰“十有一年八月几望汸再书”，结合马金“洪武初”的说法，当为洪武十一年（1378）。

③见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间刻本（嘉靖九年）《浮溪文粹》十五卷附录一卷首，胶片。

本即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所记“明嘉靖间刻本”，十行二十二字，黑口，四周双边，双鱼尾。现南京图书馆藏该本胶片，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存残卷。再其后，收入《四库全书》的《浮溪文粹》提要注为“胡尧臣所刻”，据嘉靖乙卯（三十四年，1555）胡尧臣序称：“今故搜其旧，刻庐江郡计文之粹八十有五篇，属郡守板行之。”为重刻马金本无疑，序下题“永州府知府钱芹重刊”字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钱芹刻本。又有明嘉靖三十四年钱芹刻万历四十三年（1615）王景勋重修本等，皆为马金本系统。据马金后序，对手稿“间有疑误处，不欲辄改，俟得善本是正之”，故基本为赵手稿原貌。

汪琼玑正德四年（1509）刊本系统。该刊本现不存，现存清康熙七年（1668）汪士汉居仁堂刊本，十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双边，今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有收藏，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十四有《浮溪遗集跋》，即指此本，卷末汪士汉跋曰：

洪武间赵子常来访家乘，约为一十五卷，先世常锓善本，正德间复加绣梓。万历间又遭西溪回禄之变，板已成烬。以先世遗文泯坠是惧，乃遍搜家乘，葺其残缺，勉捐己力，锓以成书。

可见赵子常手编《文粹》十五卷，正德间刊行后，万历中曾毁，此本为修补重辑之本。南京图书馆另有一明刻抄配本《浮溪遗集》，卷一至卷四为明刻部分，十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版心题“浮溪遗集”四字，疑此部分即为汪琼玑正德四年刊本；卷五至卷十五为清钞配补部分，无格，行款同，有“居仁堂校梓”字样。另外清康熙间吴焯家绣谷亭写本，墨格，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清吴焯《绣谷亭熏习录》著录《浮溪集》十五卷，以为赵子常所编，可见此写本亦从汪琼玑明刻而录，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十四亦有《绣谷亭钞本浮溪文集跋》。前录陈定宇、孙仲益序，吴澄题辞<sup>①</sup>，后附录一卷，内容及编排大略皆同。

《浮溪文粹》各本选文篇目及内容相同，作为汪藻文集的一种选本，共计选编汪藻各类文八十五篇，真可谓“文之粹矣”。全书共十五卷，卷一诏敕，4篇；卷二制，13篇；卷三表，10篇；卷四、五奏议，6篇；卷六、七记，9篇；卷八序2、跋2，计4篇；卷九碑1、祭1、传1、书1、铭2，计6篇；卷十、十一神道碑5篇；卷十二、十三墓志铭，7篇；卷十四行状1篇；卷十五诗19、词2首。其中制诰表启共计27篇。汪藻四六文的代表之作可以说尽数囊括，如《皇太后告天下手书》、《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为卷一之开篇两篇，制文部分重要的如《权邦彦复旧职知江州兼制置使制》、《修职郎王伦改朝奉郎充大金通问使

<sup>①</sup>所录陈定宇序，文出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疑此误冠元陈栎（字定宇）之名；孙觌序，见《鸿庆居士集》卷三十；吴澄题辞，为《题汪龙溪行词手稿后》，《吴文正集》卷五十九。

## 本刊稿件写作格式(注释部分)

1. 注释请采用脚注形式。
2. 注释序号请依次用圈码①②③等,每页重新编号。
3. 注释内之引用文献系图书单行本的,第一次出现时应注明作者,书名,出版者,出版年,以及引文出现之页码;再次及以后引用时只需注明作者,书名,以及引文出现之页码。如: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 \*\*,中华书局,1983年,第 \*\*页。

注释内之引用文献系期刊论文的,则写作:

刘浦江:“宋代宗教的世俗化与平民化”,《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 \*\*页。

4. 引文要核对原文。

制》、《张邦昌责授昭化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制》、《宋齐愈罢谏议大夫送御史台根勘制》、《耿南仲散官南雄州安置制》、《韩世忠除两镇节度使制》等,表文部分如著名的《群臣上皇帝劝发第一表》(即《代群臣劝进表》)等皆入选。

汪藻以“大手笔”闻名,“所为制词,人多传诵”,其内外制曾有过别行本,这一点多被忽视。元吴澄有《题汪龙溪行词手稿后》<sup>①</sup>,曰“今观手稿六帙,虽一时不经之辞,非大诏令也。而一斑之窥一脔之尝,亦粗得隽云。”此为汪藻未刊稿,因题“行词手稿”,吴澄所作“其制作为体,不但言语之工而已”的评价亦针对“王言”、“制诰”而发。此稿或为内外制别行本之雏形,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一点可以明确,除文集外,汪藻内外制曾独立编纂成册,有“六帙”之多。明代祁承燫《澹生堂书目》卷十二集类诏制类之王言、代言类曾著录汪藻著《汪彦章代制》二卷,虽其他明代书目中未见著录,但揭示了汪藻内外制别行本至少在明代以前就已出现的事实。惜以上两种今皆不传,故无从论述。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万里学院

<sup>①</sup>元吴澄《吴文正集》卷五十九。